

蔡中郎集卷第三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八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
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
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

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

如壁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

禮記卷之三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
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
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
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
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
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
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
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
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
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書
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
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
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
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
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
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大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

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廡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布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廡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詩魯頌云矯

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廡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廡太學事通文舍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匏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園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夫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

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
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
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
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
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
帝顓頊曆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且立春日月俱起
於泰遠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
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
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
石凡此皆合於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
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
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
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
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
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出而行之周室
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

日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羅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于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

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托說審求曆象其
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
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
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
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
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賸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
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
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
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
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
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
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
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
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濶廢弛
故不用也

問者曰旣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

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今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日門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作闈也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

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
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
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
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
中故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
裁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
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
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
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
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
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
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及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
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
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
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

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
敗其城郭卽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
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卽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
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
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
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
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

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
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
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
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
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
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
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
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
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

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上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是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釋誨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音律是也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音眩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參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

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
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
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
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
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
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
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
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
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誓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
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
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
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
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墮君臣
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夫奮畧戰
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
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

磊落合縱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
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
淫士背道而幸人毀其蒲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
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葺其家是故
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音出怒氣
也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壅渠駉乘逝
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
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
陰萌蕪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

代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

隆隱天之高拊紲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音池

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

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

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音停絲緹緹也鴻漸盈階振鷺克庭譬

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

爲之索曩者洪源闢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獵

音顯北狄也狁音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

有事也則篋筥並載探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

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闕子警
音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須理髯餘寤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圜不足以喻
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
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
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燦乎煌煌莫非
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
徇財誇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
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

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
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
鑒禍以知畏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
踣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
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由
音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燬音燬音尖
也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
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朧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
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
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
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
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
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
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

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
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斲不渝百歲之後
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
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倕六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
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臙音甚深取右於禽囚
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音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
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
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

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
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音宇
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
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
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
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
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
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
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
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
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
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
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
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

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
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
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
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
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
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
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
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
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
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
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七
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七三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
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扇勝先
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交豫以清冀荆用次雲
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

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成功立
 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廡濟濟之在周庭無以
 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
 成伐柯不遠之則韶音迨齒音齒風孤不墜家訓始
 任學問便就大業閒不遊戲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
 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遂其意詩書易
 禮先通夫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
 達剖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
 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定嫌審之

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生
 於先儀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
 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
 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為限長幼為
 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
 知之絕明也傳曰音咸咸牛之鼎音鼎立之以烹
 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
 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悵悒恠此寶鼎未受
 犧牛大羹之和久佐煎熬音熬臠音臠之間願明

將軍回謀宥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
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王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
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則顏淵不得
冠德行之首子竒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
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寢羸匍匐拜
寄不敢須通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
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
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
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
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鬼擾馴
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
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穆穆
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
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
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
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折薪

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
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一五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
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
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
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
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溢而黜其事漢
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
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
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
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曹纂襲前業不忘遺
則孝旣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
參之群典籍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
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
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
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
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

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履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

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音部家器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

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

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

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遷條音除上遷于繹史曰利

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

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

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仲尼與

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玷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守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

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

秋曰孔父禮曰伯其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閭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九疑山銘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與播連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乃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其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蔡中郎集卷第四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外三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棺
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
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
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
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邁淫雨之經時。塗迤邐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爲災。馬桀蹠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于大梁兮，請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盼之不臣。問寧越之裔胄兮，藐髣髵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愠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

人以大名登長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巒嶠。建撫德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廻峭峻以降阻兮，小阜

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夙

幸現二音深遠也

其音

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械撲而雜榛，桔兮被婉濯而羅布。豈真與臺菌兮，綠層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飈涌兮，氣燥燥而厲涼。雲

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
馬虺頽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
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念子帶之淫逸兮喑

言鴈弔失國日喑

襄主於壇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

懷燥乘舫舟而沂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
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
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
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
逝思廉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害玄雲黯以凝結

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泞溺而難遵
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
義二士之俠憤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
日夜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
牢滯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見陽
光之顛顛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
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
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
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溫清嘉穀于

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
 駁急懷伊吕而黜遂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
 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
 忽音忽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
 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
 思歸爰結蹤而廻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乱曰跋涉遐
 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寤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
 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
 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典兮言旋言復我心胥

兮

外四

短人賦

侏儒短人焦

音醮容止之貌也

僬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

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

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

其餘厄么劣厥儂窶噓

音或叫呼也

噴怒語與人相拒矇

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

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此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

詞曰雄荆鷄兮鶩鶩鷓鴣鳩鷓兮鶩鷓鷓鷓冠戴勝兮

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卽且爾中蛹
兮蠶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闔兮梁上柱敞鑿
頭兮斷柯斧鞞鞞鼓兮補履樸脫椎柄兮擣衣杵視
短人兮形如許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夫漢
披厚土而載形登源自乎嶠播波二音山名冢引漾澧而東
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
兮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蒙

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
澹澹潏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
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
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
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旣乃風飈蕭
瑟勃焉竝興陽侯沛以奔駑洪濤涌而沸騰願乘流
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音筮水涯也覩朝宗之形兆瞰洞
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卽且爾中蛹
兮蠶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闔兮梁上柱敞鑿
頭兮斷柯斧鞞鞞鼓兮補履樸脫椎柄兮擣衣杵視
短人兮形如許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夫漢
披厚土而載形登原自乎嶧播波二音山名冢引漾澧而東
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
兮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蒙

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
澹澗浹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
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
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
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旣乃風飈蕭
瑟勃焉竝興陽侯沛以奔駑洪濤涌而沸騰願乘流
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溼音筮水漚也覩朝宗之形兆瞰洞
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良父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駉駉如舉旣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堅鴈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三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慄悍體邁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勳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博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彛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歷松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
條而特處蹈通崖而往遊圖茲梧之所宜信雅琴之
麗樸乃弁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剗音
刀曲也 刷音厥與也 逐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
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彈琴賦 一本作頌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絲
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抵
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
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
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
歌一低一昂

彈碁賦

榮華灼爍蔓不韡音葦花 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
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兵
綦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
放一澈六功無與儔

胡栗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
夾堦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因
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蘗之綠英形猗猗以艷茂兮似
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
賊之災人兮嗟天折以摧傷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
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
頤若黍稷之垂穎蘊若垂蛇之焚緼揚波振擊龍躍

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
絕若連似冰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

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音喧小翾飛貌遠

而望之若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

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

覩其隙間般倭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

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摘華豔於統素爲學藝

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脩

仰舉大略而論旃

外七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
體象有度矣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
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
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
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
其間若鍾簾音巨設張庭燎飛煙嶄品崔嵯高下屬連
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
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
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
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
論旃

外九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絲絲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荅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
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輯矣穆如清風

外三
翠鳥詩

庭陬

音那角
傍口陬

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

修形容廻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

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蔡中郎集卷第四終

蔡中郎集卷第五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五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為濟陽
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
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
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
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為尊諱王

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
威惡孰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崑上破前隊
之衆彌二公之師牧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
戴更始義不卽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
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曆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
武元年六月己未卽位鄗縣之陽在域之陌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
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
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

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媯

音歸水名 汭 音芮水

姬美周原皇

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

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

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承來在

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皇漢之微稽度乾則

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

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

萬國以綏巡于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

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
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熾熾
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
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許以于時不遷怒以臨
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
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
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

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
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
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
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佩紆金紫光國
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
農楊公東海陳公母在衮職羣僚賀之皆舉手曰潁
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
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
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

棺槨財周視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容
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
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
屏我王梁崩替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謚
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
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
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
始旣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
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
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
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嘆功德述錄高行以爲
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
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
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絕來者
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陳太丘廟碑銘

此廟碑也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

棺槨財用視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容
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
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
屏我王梁崩蒼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諡
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
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
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
始旣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
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
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
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嘆功德述錄高行以爲
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
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
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絕來者
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陳太丘廟碑銘

此廟碑也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

政之大經是以作諡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經
有實故太丘長潁川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之清
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資乎天地辟
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乎
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
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
將軍賜諡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
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
於地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越干
時嘉其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
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
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
之望高明允實有馥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
在人舊有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予而邁靡瞻
靡聞嗟我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
當周之盛德有媯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

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
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
咨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
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
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
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靜斯
可効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
模範從其趣尚戾狠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
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

貞厲舍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
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
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
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
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
大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歛怨反於端懿者猶草
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
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
於命乃罹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

蜀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縣
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
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其實錄記
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
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諡曰文範先生
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
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其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
血食修行於已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
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錄言行終始所守乃

有二三友生次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于有國
法施于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
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
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
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
淵玄其深巍我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
赤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効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
鮮我顯恭既多幽不言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
賤不為耻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二 有郭有道林宗碑林宗碑

先生名恭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獻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柔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時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

百世令聞顯乎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
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
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官墻重仞允得其門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摺紳言觀其高樓遲泌丘善
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
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
則是效

故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黃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

者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
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稟
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仁必行睹
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繼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
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賊
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
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
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
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

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
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御命之儀公封
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
公幕府屢以校正于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讐又
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羗戎匪茹震驚隴漢西
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
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與兵作
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
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卑君侯稱以奉

使副指除侯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亦以
爲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
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
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出玄擅出於是玄有汲黯憂
民之心後不以爲常公達於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
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
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賊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
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
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公以

其見悔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
故事齊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
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伏即日伏辜遷
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于
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惺桓帝同
產以懷逆謀黜封瘿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
守惺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
謗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
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法悉引衆災雖非
已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蓋
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隣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
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會放狼籍
不顧天網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
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
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
爲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
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
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貶公紀

綱張弛勇決不回 是非明作速於察機燕居從容
申申天天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
音莫不熙怡悅懌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
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羣孫竝在仕次曾無順
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
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躬卒
推與其孤至於卽世柩殯無所清儉仁與之効於斯
爲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公諱玄字公祖
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五

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
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
所以弔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葬於某所三孤故
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
功勒於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爾昆
裔永有仰於碑陰云光武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
實獻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嶠威壯虓虎文繁雕龍
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后
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

左右天子祗厥勲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
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太尉橋公碑頌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州
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特表岐
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于初紳高明卓異為衆傑
雄其性疾華尚朴有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
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奇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
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

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
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待御史直道而往用免其任
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
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
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為將作大匠為受罰者所
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
遂陟司空司徒託病遜位起家拜尚書令以疾篤稱
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為少府太中大
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

提行
憚強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眈音軫
也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
風先翔遠近豫震茲可謂超越衆庶彰於遠邇者已
於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
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
永昭芳烈遂作頌曰赫矣橋父秉文握武內爲宗幹
出爲藩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于涼劉彼裔土
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茲五服
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袞陟徙訓教

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爲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
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適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盛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
其以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
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
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不顯休命越在先民毗於天子
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
克紹厥猷鑒于法罔敢不法憲于誠罔敢不誠用總

是羣后保乂帝家勛在方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
越若來三月丁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
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
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
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
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
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旣克三事之繇
久備災青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彛倫不叙
是惟臣之職祗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
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
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
以死其戮力閑私悉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于時侍
從階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旣乃
碑表百代

是羣后保又帝家勛在方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三月丁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為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廸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克三事之繇久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彛倫不叙是惟臣之職祗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為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閑私悉心在公以盡為臣之節于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既乃碑表百代